列聖御製

十三

宗
文

芸二十二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

正宗大王文

卷之六十一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

正宗大王

文

歲首勸農教 癸卯

農者民之自力而自食者也固不待乎人之勸起而惟其有勤有怠勸則四野墾闢不勸則百畝蕪穢又况民時奪而種耘以憖農糧乏而耒耜不出此所以周有觀饁之詠夏有省耕之諺而古昔聖王眷眷於勸農之政者也噫冀壤雖沃不治胡穫兗田雖泥有作乃秋莫曰豐歉之由天抑亦勞逸

之在人忍飢而耕揮汗而鋤霑體塗足疲筋苦骨天下至勞之事莫甚於農上之人何必驅人於南畝策懶警惰期盡其力而盖以不如是勤罔有黍稷飢餒切身故也修堤而貯水則旱可以收效疏溝而通道則潦可以避害早而作暮而休耕之必深耨之必易擔糞而膏瘠土除莠而養嘉苗田無汙萊粟有倉庾農夫之職也簡騶率巡郊野察貧民而助種助糧勸富戶而借牛借器毋興事役以失時毋縱吏胥以撓民毋科斂以竭其力毋放忽以懈其心長吏之責也分一路黎庶之憂考列邑

守宰之績隨勤慢嚴殿最務本抑末興利除害使我稼穡之民共享豐登之樂方岳之任也昨秋年事三道告歉予之不遑寧息已兩月矣臘雪呈瑞春陽布澤百穀穰穰八方熙熙深有望於今歲将以月正上辛躬奉牲幣祈穀於 社稷先須十行之綸咨爾方伯居留守宰之臣體予至意殫誠勸課夙宵孜孜毋或少忽予有繡衣朝暮可發毋曰歲首之例飭亦毋曰九重之深邃

崇儒重道教 附西原華陽書院海州石潭書院致祭教

崇儒重道四字即我朝家法 列聖相承化理休

明而罔不以此為先務旌招賁於巖阿莪育勤於學校是故名賢輩出德業彬蔚上而膺朝家之禮遇下而為國人之矜式成己利物風行俗易正學明而邪說熄節義崇而亂民戢國勢之鞏固寔有賴焉多士以寧之休夫豈多讓於成周也哉予雖否德亦知儒術之汙隆實關國家之盛衰思得賢者而共理意則勤矣宋德相者以先正之孫竊儒者之名朱紫莫辨干旄誤加畢竟狼狽無復餘地可勝歎哉盖當初招徠之意為是賢裔冀或有一分利益及其趨朝之後椎魯鄙悖之狀和盤托出

言之可羞自好之士恥與共立觀於故參判金亮

行之決退可知也噫孰謂崇儒之舉反為害道之

歸也德相之罪名益彰懲討方嚴故參判已不在

世而林下之士又不免零落則士乏宗匠人染邪

議世道之憂已無可言而近日兇賊大抵多挾符

讖以惑民心夫符讖之說全屬妖誕王法之所必

禁也粤在　太宗朝廷臣有以寶符有驗為言者

聖祖深斥其非至有卿等皆儒者論說何為至此

之教自是以後儒教日興而左道日熄絶然無間

者久矣而今忽肆行何也是豈非陽消則陰長此

衰則彼盛故耶其幾甚微其流甚大若不汲汲救正直恐斯文漸喪異言喧豗而國不能為國也禁之於其末不若救之於其本則崇儒重道尤為今日之所急也噫假托程學而陸棠作賊系出魏公而佐胄亂國彼德相雖出在儒者何關在先正何累尊尚扶植之道宜及此時不容少忽故此申諭明示予意而近来抄選在旌招之列者絕罕豈曰無其人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可誣一世也另飭選曹甄拔問學之士仍令各道方伯薦進經明行修者隨即收用外此凡係振作士氣培養人才

之方廟堂三司之臣亦各留心講究以聞以副予
衛正闢邪之意也
逖矣關西距京夐越尚無惟乎土俗之貿貿至
若湖西海西皆是先正俎豆之鄉也杖屨之所
也不幸近日承訛襲訛因疑傳疑未見有衛正
闢邪之效職由予忝位君師教未下孚之致豈
道內一二人士之罪也予方反省歉歎儻使先
正在世世道胡至於此此時曠世之感尤不容
已西原華陽書院海州石潭書院遣閣臣致祭
西原則獨享宋文正而海州則趙文正李文純

成文簡金文元宋文正五先正與李文成配食云祭文各當親撰矣

贈判書李鎭衡議謚教

噫乙丙之事尚何言哉凶徒亂孽結締腸肚左右旁伺日夕交煽凡所以恐動予危逼予者殆無紀極予之不得解衣而寢者積有日月至今追思心驚夢噩時則有若贈判書李鎭衡爲予宮僚一心王室殷憂焦慮至達面目慰予以忍性之義勉予以處變之道藹然忠赤有足感歎雖以賊黨百端媒孽之謀亦莫窺其涯涘逮夫數年以來世變層

生無所不有而渭不涇濁薰不蕕化終始一節隨處彌堅雖謂之昏夜明星未見其過實肆予曰篤不忘傾嚮罙深擬將晉秩八座警勵頹俗而未之果焉沒後貤贈始用所常期者每一念至可勝憐惜向來致辭已示予意而當此民彝漸晦人志靡定一部明義無地可讀之日如贈判書者何處得來噫國無節惠之典則已不然不加於此等之人而加於何人也哉贈禮曹判書李鎭衡令弘文館議謚

景慕宮 惠慶宮加上尊號教

小子銜恤茹痛苟存喘息于今幾閱星霜惟予報本揚 先之誠無地可展俯仰穹壤此何人斯昨冬筵席徵發言端趑趄至于今者誠以典禮至重有非予一人所敢輕易臆斷而抑情含忍恐為不瞑之恨詢及大臣諸宰僉見詢同 景慕宮 惠慶宮加上尊號之禮涓吉舉行

舉沉滯教

一歲之中政注相續而輒稱都目為大政者以其九流之所咸萃八方之所觀瞻也晉賢而甄才奬善而酬勞疏滯而闡微俱在於此凡此數者一或

有失惡在其為大政也噫嶺南俗稱鄒魯湖南古多卿相而一命之銜必須提撕兩司之通未免闕却又若湖右一區即士夫根本之地也扶植維持爲朝廷之所期望則搜羅剔括豈非銓家之責乎矙茲海陬必有兼藝之彦蕞爾原壤豈無十室之賢關河最云收拾而健兒多漏萬之歎豐沛屢勤延訪而寢郎止陞六之階松人何嫌而不擬沁人有才而莫試以至庶類之甄用不念前此申諭爲銓官者臨政徒歸於應文之科又况搢紳之無故枳望者指不勝僂已不知有何辜人不知爲何累

長在軍銜之窠亦礙漫司之擬如許政格古有是否至如文武陞六而未及付職者才令兩銓推移通變先沾斗祿而旣未能一政區處亦不過暫時權宜外此許多積薪不知將何料理縱不得隨求塞望亦未可取次奬優耶

因旱求言仍飭諸道恤民教

嗚呼今日之旱胡至此極也昨歲三路大歉萬姓喁喁而幸賴我守令方伯不負委畀之意勤講賙賑之政使斯民獲免於溝壑而麥農繼登飢口稍蘇則意或天心仁愛不以予之寡德而棄其民也

何乃自春徂秋終靳一霈差高則初不付種旣種
者旋又焦萎已矣判歎將至大無哀我民生何以
爲命公私儲蓄旣皆懸罄則雖欲再濟於溝壑不
亦難乎比如涸轍之魚乍濡而旋枯陰崖之草先
霜而後雪瞻彼雲漢實如焚灼况昨歲之歎今日
之旱京畿各邑尤甚於他路近闢畿邑亦往往得
雨而獨此環城闉十數里地一直亢旱此尤昭厥
咎之有在也天之告戒予寡躬不其丁寧明切矣
乎古人以雨暘休咎得失治亂皆歸之人主之一
心令予一心上工夫之闕漏靜念黙數不一其端

而以此為說猶屬懸空只就朝廷事為而言之則即其末而本可揣察其影而形可見矣嗚呼此何等時也君臣上下惟當凝聚精神同心一力圖所以一半分捄得而今也不然有懷必達者誰歟為
國長慮者誰歟雖然此非但羣下之過也一則寡躬二則寡躬為治七年尚無一副當規模膠擾為事彌縫而已百千病敗皆從此出尚誰咎哉尚誰咎哉昔寇萊公以刑政失當為致旱之由試觀今日之刑政失乎得乎關節之肆行輕重之錯施姑置無論甚至界限無定而逆孼間多生心爀疑多

端而平人反或見枳優未必用愚未必斥撓撓擾

擾靡所止届其何以服人心而弭天災乎徐究厥

故則亦由於規模之不立而誠使有智者皆為予

謀有謀者皆為予言思慮周而忠益多則規模可

立病敗可醫處置可以得宜舉措可以無失而其

奈大小羣工一味緘默畏首畏尾顧後瞻前惟恐

一言之出有觸於人為害於己而民憂國計邈然

置之相忘之域此固予寡人不能來諫好問之致

而亦安得無慨於羣下乎嗚呼民惟邦本食為民

天惟予一念只在民食畿湖大歉之餘值玆苦旱

民情之遑急不言可想至於湖南十數邑以道啓觀之殆甚於畿內予之憂民之心何遜於民之自憂其憂也哉勸令代播并許蠲稅廟堂果已依此擧行否嗚呼內而助予不逮者廟堂三司也外而宣予敎令者方伯邑宰也予之所望者切所須者殷其何忍孤予至意哉須各惕慮無以應文忽之一日二日其雨不雨則予將有躬禱之擧自今日減膳三日

禁府刑曹修啓決獄案敎

欽恤刑獄帝王之令節而予則燭理未周每決一

案輒不無顚錯之慮今年決獄文案使之逐一條
列陳間而凡官職遷除財用出入講製抄抜亦皆
有案簿若値當朔則郎官来請御覧案修整况此
刑獄決折所關者殺活理宜十分審愼豈可以已
決而更不屢致意也今後禁府刑曹所決獄案無
巨無細抄録肯綮待月終録啓待啓下毎年季朔
都謄一冊一依吏兵曹之大政玫戶曹之財用簿
禮曹之講製案例為之事著為式

歳首勸農教 甲辰

歳首勸農綸音凡幾下矣自予御極未嘗闕也而

農比不稔再昨年饑昨年尤饑是奚但雨暘之為
災哉蓋耕耘多失其時灌漑未盡其利故耳然則
所謂綸音不近為文具矣乎知其為文具而為之
不如不為也今年則欲勿之焉既又思之凡事未
有誠而不格感而不應者則長吏之不用命亦予
自反處也吾且盡吾誠而已矣況今年異於他年
者乎中夜蹶然又此呼寫咨爾方伯守令其尚念
之哉嗚呼昨年六路告歉徃徃孔酷兩西亦不得
登稔而況是荐饑之餘公私俱竭朝家捐帑發倉
僅僅區劃為目下接濟之方而春後又將懸罄矣

所恃所望惟在今年之有秋勸農之不容少忽其
亦明矣民以農爲業則宜不待勸而所以不可不
勸者蓋因或不昏作勞緩於耕耨也至於今年公
私之已竭民亦知之春後之無食民亦慮之舉將
寄命於方生之禾麥則雖至愚甚蠢者豈復有憚
於作勞不自圖生之心哉第其心雖勤而其力有
所不逮則自不免失時之歎長吏之所當勸成者
政在此耳大抵農家失時之患每在於無種糧無
耕牛則勸諭隣保俾相借備自是常行之事而種
糧則今年還分之穀雖曰不敷量其口食之多寡

節序之早晩使巡還分排適當於壟畝用力之時則庶幾其有濟矣第為官長者必須簡其騶率時審田野詢及耕饁細察嚬呻然後可使無牛而有牛無糧而有糧不失時而望有秋焉其各勉旃修築堤堰預蓄水脉農之先務也三元之日雪下半尺從茲以往有雨必儲則庶為儲水之資亦須毋忽噫昨於享 廟之夜旋受祀 社之戒廷臣恐予有損多以為言而予不能從上辛祈穀必欲躬將若是者盖予愛民之心誠有甚於愛身咨爾方伯守令諒予此心則亦可以知此言之不出於文

具其尚念之哉

飭諭廟堂選部抄選儒賢教

不有賢士能為國乎士也者有國元氣上之人培養如嘉木扶護如稺苗惟恐其或傷然後庶可以責楨榦之成效矣古人有言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士之貴也賤也亶係人君貴之賤之而已近予頻接泮儒旬試月講豈欲較絜於口讀程式之間也噫鐘不自響叩之則應士亦奚能自達於朝也政須鼓舞振作之功焉予之所以惓惓於培養扶護樂不知疲者此也應舉之士猶然況在野

之士乎我國家敦尚儒術　列聖相承得賢共理彬郁之化蔚然可觀此豈非予寡人監法而遵行者乎噫世道澆漓治象泮渙須得来林下宿德之士坐鎮雅俗矜式朝端庶不至於浩無涯津而因予緇衣之好不及古人白駒之縶不在空谷弓旌玉帛儀不及物是豈舉一世真無其人而然哉側席中夜自視欿然廟堂選部之臣體予至意旁求喬木之裔博訪草野之彦薦進之予當以禮致之

京囚檢案用各道修報之規敎

殺獄成案事體何等至嚴而京司規例反不如外

邑初覆檢狀辭既甚疎漏推覈亦不以時甚至成案而無一字跋語前聞者襲謬後來者效尤一年二年出場無期如是之際豈保其必無瘐死之冤乎且考時因錄啓昨再昨年成獄之類迄無完決京司爲表正之地而怠忽如許豈非朝廷之羞恥乎繼自今宜定劃一之規初覆檢狀結語及限內行檢等節一依外邑例本曹完決亦無得延拖而開坐時無端闕推則堂郎照法勘處

賣穀散錢教

都民之困於歉荒垂二年矣自冬徂春賴以全活

者惟在發賣一路而旣不能戶給人足則尙可曰盡父母之責乎環海以東均吾赤子何嘗有小大遐邇之別而京城卽四方根本之地戶凡四萬有餘人爲二十萬彼廩祿綺紈之家猶且云急況下於此者乎聞今市直式日飛騰而加之春賑且添閏月若使發賣之穀按故例止於四巡都下望哺之民能無抑欝之情乎否予於六道民事左右酬接日夕焦勞若錢若穀陸續辦劃反於都下其惠也或不及外邑豈但本末之倒置惟玆辛勤喣濡之都民幾何不至於捐瘠其令有司第五巡發賣

特為加給而白給不宜異同亦許加給向聞賑堂言四巡將給田米云穀品必不如昨年然小米一巡旣係不易之事目有難遽令變改而苟欲酌量濶狹豈無益下之方小米分給比原减價更為加數减價以助一分民力又思之錢荒之弊益深聞諸諸臣筵奏民情槩可知耳向来限十萬數貿銅之命無異夂水車薪窮巷之借貸列肆之貿遷想艱窘一如前泉府之流通責在朝廷目見民產之遑急錢荒甚於穀荒不思所以矯救散布予為民父母於予心安乎否乎予已先決于中積蓄之多

寡規例之有無不須諮詢所可講定者即節目間事耳錢則用何處數則準幾許何以則有流行之效何以則有沾漑之益也將以利民何論取息須俵之所以嚴防侵漁條例之可以通行營衙廟堂爛加商確以聞先自京兆曉諭坊曲俾我都民恃而爲安各奠厥居

重臣蔡濟恭遣罹人言申加剖析教

近日又以重臣蔡濟恭事鬧端層起彈章沓至朝象之波蕩姑捨是予誠應接不暇殆忘寢食予於此重臣事必靳持不賜許可是豈但爲重臣地也

予之本意前後筵席言之詳矣諸臣則聽我藐藐以至持論之峻者謂予以曲庇太過其次認以急於鎭安姑且兩是之以爲漫漶之計云而此皆不知予本意也曰曲庇曰鎭安亦有許多般條理不當曲庇處曲庇不當鎭安處鎭安則反貽世道無窮之害將使趨向靡定俗習日渝予雖否德寧忍爲是苟使重臣之釁犯有眞贓斷案塗人耳目者此大同之國論也予雖欲曲庇而鎭安得乎予當洞言之諸臣須靜聽之所謂丙申春事不特今日臣子之所不敢追提原案業已洗草到今憑考無

所伊時昭晰慰譬之教重臣辭疏中悉言之所謂
壬寅春事李判府舉條以與其也圖齕其時鞫案
一款聞於其也家人云而今其家人或死或竄元
無指的憑問之地言根豈可質於大臣雖大臣亦
豈必知之外此被論事件之難以查究皆如兩年
事重臣遭罹顛末大體不過如斯而已即此可以
知予本意不在於曲庇又不在於鎮安噫朝廷之
舉措莫大於刑政若以一毫不分明之跡遽置人
於極律重辟其可以服人心而懲亂賊乎一重臣
之生死固不足費慮勞心所大懼者刑政之乖錯

也予若牽於盈庭之聒耳不得已隨衆唯諾世之具眼者以予為何如主也且莫畏者公議也百世在前千歲在後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人君而不恤刑政之乖錯是不畏公議公議不畏而其國不殆者予未之聞也惜乎今日廷臣之念未到此也因此又有竊可笑者第一件事諸臣更無敢刺口容說者以其不忍言不敢道也然則今日之所請均是一事而前所中止者近復追提何也且以第二件以下事言之或落空或證絶而自有日前一宰臣辭蹟忽又如是煩瀆朝廷之舉措果得宜乎否

乎予誠為諸臣面發辭不知所以為喻至若昨今請罪之舉又何為而發也朝廷只當執其跡而論斷未知誅心之律見於經傳耶載於律令耶藉令尹得孚有阿好顧戀之心容受其指使觀其疏語實莫曉某段某句為證據之端焉況其事件之大於是者以證據不分明不曾加罪於前日乃反勒成於今日則當之者亦可以畏服耶又以事關義理不可不嚴懲云爾則此亦有不必然者只將露蹤之得孚加之以流放竄殛固無妨而自得孚之至親切友株連猶不可況重臣與得孚臭類不相

似者耶昨筵諸臣之言或以予有若私好於重臣者然是何不成說之甚丙丁以來亂逆迭出如逼側之地處苟其干犯莫可容貰予皆不費聲色一一以其罪罪之未始有屈法而伸恩其他位至崇秩而罪惡貫盈情跡彰著者并置常憲無少留難予之優於勇斷諸臣庶亦知之孰此究之予何所惜於重臣嚴於前而忽於後使刑政判作兩截耶前日請罪之事禁令昭在今日聲罪之舉輕重自別噫惟今十行縷縷予意豈欲徒然曲庇徒然鎮安也一日二日上下相持朝象之波蕩更無可言

諸臣然猶爭執不已已有向時受教予言不再幷須知悉

故奉朝賀洪鳳漢即舉易名之典教

嗚呼天理人情其實一也故理之所無可以情恕情之所安即與理合世豈有理外之情亦豈有情外之理哉予於洪奉朝賀事每欲一諭而未果今又不諭更俟何時噫奉朝賀立朝始末在人耳目蓋其文章之該贍謨猷之幹敏假令自拔於寒畯猶足有為於明時及夫托身肺腑致位隆顯則常以國事自任誠意勤摯仰副 先大王委畀其所

建白廢置雖一二舉內而各司外而諸路至今遵
爲令式者多出其手則經綸事業有足稱者晩年
遭值盖多不幸而疑跡而誅心吹毛而聲罪者遂
紛然起矣半世同辭便成公議故絲綸之間亦或
隨順下語無所顧藉而細究事實竟無眞跡金龜
柱鄭履煥等前後疏論者凡三件而其一某年事
也予不忍復提而疏批中已誦 先大王執手之
教則亦無待更辨矣其一人參事也其時都提舉
上疏爲奉朝賀陳辨則其言又已落空矣其一私
覿時說話事也其如是如是之語脈亦詳於疏批

中言豈有心意實無他當私席從容之際有懷必
盡無言不到而以慮患太過之心爲他日假設之
論況予與之談論豈料宮中之酬酢竟作外間之
欛柄成此一大罪案噫以此爲罪奉朝賀其肯心
服乎至於以麟漢之罪犯爲奉朝賀家累而齮齕
不已則亦有所不然者淑慝之別不係同氣自古
而然雖於論議旨趣之間往往分張乖隔殆甚路
人劉仁軌之顯達其弟以升沉構怨祖約之任用
其兄以亂階爲言新法行而弟哭於影堂經制刱
而兄泣於家廟若此類不可勝數則凡有功過惡

可以兄弟混之哉況麟賊平日不恭不協於乃兄
別立門庭之狀人孰不知其自来凶悖之習不但
為奉朝賀深憂隱痛即我　慈宮亦然此予之所
習聞習知而及其干紀犯逆以義斷之則其於奉
朝賀何干何預乎故於丙申敦諭已示其兄弟楚
越之意戊戌致祭文有安世多故柳惠不幸之句
而鄭履煥製進討逆頒教文中句語明知其言之
出於偏係故壬寅冬洪守榮之録用也亦有所辨
釋者予意之斷然無疑此可知也且有一言可明
者奉朝賀即　慈宮之父而予之外祖也其於予

豈有一毫誠不足之理乎此吾所謂理之所無可
以情恕者也然則以此為辭欲加之罪者不惟戚
我 慈心不明其心跡徒執其疑似使其外孫而
害其外祖又豈非天理人情之外乎嗚呼予小子
恃 慈宮以為命而臨御以來無一事仰慰徒以
乖激之論反為貽戚之端此予之所茹恨懷憂不
能一日忘者也盖慰悅 慈心即目下第一義而
奉朝賀為完人然後 慈心可以慰悅 慈心慰
悅然後予心可以安矣此吾所謂情之所安即與
理合者也噫麟賊之事思之痛心一部明義昭垂

百世天經地義君君臣臣之道賴以不墜而麟則
其魁也苟使奉朝賀萬一干涉於其間有跡可執
有罪可討則予何敢以私害公以恩掩義而今則
不然趨向本殊涇渭易辨事無關於白簡名不載
於丹書尚何持疑於伸辨而不為仰慰　慈心地
乎此予所以參量於情理之間而有此下敎者也
惟今慰　慈心之道無出昭晰二字此敎一下奉
朝賀脫然為完人而平日事功又如向所論則易
名之典不可不舉令弘文館知悉

島棘人金龜柱移陸地敎

自予即阼以来戚臣多羅邦憲而金龜柱其尤也
龜柱之罪登諸臺章者有四辛卯扈衛事也壬辰
上疏事也丁酉趙峸事也戊戌量錂事也而予之
所以罪龜柱者不在四者而別有在焉即辛巳密
封事也大抵扈衛事外托公議暗逞私憾誘脅乃
叔驚動天聽急於構殺洪氏幾乎仰累 聖德厥
罪固大而右文閣 筵教大哉王言至矣盡矣然
既云有所執則尚可諉也上疏事其年不忍聞之
言筆之無難 儲君私酬酢之語登諸章奏而此
猶不足逮予御極又使鄭履煥投疏復襲前說如

印一板厥罪尤大而既不重勘於履煥則亦或可
恕於龜柱也至於趙峸事以此為罪實涉黖昧也
量鋏事伊時情節亦未有參聞之明證故衆論雖
騰而罪名無加惟密封一事曾在辛巳年間龜柱
有傳上其家密封之舉 先大王覽之大示不槪
之意其中說話予有所未詳亦不欲索言而嘗因
言端仰質于 慈殿慈殿詳道書中辭語曰此不
過盛言時相之威勢豈有他哉為教 慈教丁寧
不啻諄複嗚呼寡躬之獲有今日寔我 慈殿盛
德大恩也贊我 先大王代聽之命而亟決丕策

俯察凶徒煽動之謀而逆折禍萌凡所以彌綸保護者不一其方而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猗歟盛哉若使龜柱無此罪犯則豈不若慶恩家人與國同休長享富貴而今乃不然反以貽惱於　慈殿不幸孰甚焉第龜柱之於　慈殿即洪樂任之於　慈宮也地處惟均而樂任則一番盤問丹書即滌龜柱則十年海島栫棘如故雖　慈殿以義裁恩不介于懷而於予心獨能安乎量移龜柱俾通問之路比前差近則庶幾爲仰慰　慈心之一道盖其四件罪案猶有一分參量之端旣如右所

論而辛巳事足云釋疑屈法全宥雖難還議推恩
減等亦復何傷況仰慰　慈心所重存焉在廷諸
臣亦可以諒此心而恕此舉也其令王府黑山島
圍籬安置罪人金龜柱撤籬出陸噫辛巳事予至
今含默不諭者意蓋有在而旣承　慈敎詳知事
實始乃提及使中外知予當初處分之有以而若
或因此又激一層議論則大非予慰　慈心之意
　前判書金鍾秀處分敎
予於此重臣倚毗何如也曲庇何如也濱危而濟
危幾死而救死雖使重臣自為之所何以尚此此

豈予私好於重臣而然哉言論氣味自有契悟今
近廾載于玆矣況重臣尤嚴於明義錄義理編錄
時義例斷論皆出此重臣之手而周歲中自水部
佐貳超擢本兵之長予之所以許心任使重臣所
以藉手對揚不出明義二字雖因奉老居鄉未嘗
責之以夙夜供劇予則每認為緩急可恃橫逆之
來予嘗極力調劑外至之說予必悉心拒斥予之
處重臣本末盖如許矣秋間 宮享齋宵與領相
召致前席勉之以共力協輔責之以講明闡發予
又以明燭在前屋漏在彼俾兩臣對予質言大臣

重臣聞命樂應咸期盡瘁而後已自是以往一切
注措付之大臣重臣國是之復明朝著之稍靜方
且拭目而待之又於九月廿二之夕適因筵席從
容向重臣果有多少說話重臣之言一如予意其
詳在記注邇來數月之間非但無一半分裨益反
使爻象忽地潰決所望者保合太和而平地波浪
無日不起所期者發揮大義而暗中戈戟換面迭
發未知孰主張是孰指使是乎況重臣方叨銓衡
之地自任激揚之權大則抗章辨論小則出力擠
排息鬧鎮囂何所不可設或無是寧忍挺身立幟

以增其氣勢耶又况李魯春鳴冤之疏即一世變之大者重臣不先不後際呈辭疏其混圖說去并與庚子春自己樹立而壞亂之甘歸毁畫之科疏批中孰諒卿本心云者予豈無意而發也惟慮夫重臣之冥行迷途自就死地今月初三夜筵引接時洞諭之痛責之重臣亦有云然之對至于昨日始呈自明之章草草數語殆沒頭緒重臣之孤負何至是乎予於此重臣目見其不誠無實而若不早即嚴處俾圖自新甚非所以玉成求備之本意且於勘罪之際視廷臣須用加倍之律方可謂終

始之惠然則嶺海行遣有何持惜而聞其親年篤
老無他兄弟想來情理誠有切惻者臺彈之發雖
曰自取豈忍恝然不之顧乎允可旣伸公義斟量
宜示予意前判書金鍾秀姑施削黜之典

諸道修治社壇教 乙巳

我國之壇享即古之方丘也陶匏鉶豆掃地將事
而明靈洋洋如水而在州府郡縣莫不有社稷之
設曾在 先朝以外邑社壇之欠潔屢降飭諭近
聞諸路社壇多不修治墻壝則剝落箭門則朽傾
而守令之視之若城隍諸壇莫重禋祀之地鞠為

樵牧之場云事體之屑越未有甚於此者享禮之不遵儀式祭品之不致精蠲推此可知夫守令之職民社為重此不盡誠餘何足觀社壇之或有頹圮荒廢者隨即修改置守護以時掃除定標限以禁耕犂每月以有無事論報巡營自巡營轉報儀曹以考勤慢外此享禮也祭品也條列粘關

守揔兩營釐革義僧番錢教

義僧之除番徵錢即我　先大王軫隱恤瘼之聖德也在昔徵番之時一僧資裝一寺傾產賣器賣田徵隣徵族繡啓道狀之奏民瘼者輒以此為言

於是乎斷自　宸衷錢以代番使六路緇髠舉獲
安堵之樂行之多年有利無害　聖教若及於為
民除瘼之事與良役并稱此予侍傍承聆至于今
莊誦不忘者也近因僧力在處凋殘以冗費則比
昔無異全減而以辦出則到今益復艱辛或有寺
而無僧可徵或有僧而無錢可責甚至於村巷平
民替當僧役一年二年莫可收拾今若謂之除番
之為曠惠不思所以拯救則此豈隨時變通仰承
德意之道乎今玆道啓中除穀營屯一款僧亦民
也苟利於民何穀可惜而僧之為弊非止嶺南則

以今枵然之穀簿何處討得幾十萬包逐道設屯又況各營屯田多有已試蔑效者乎至於兩營營費之量減雖足爲汰冗食之要道畢竟守城僧卒不可無接濟之需則些少除革無甚關緊若於此不大更張彼許多緇徒懸望之餘能無抑鬱嶺南外義僧所在諸道別般矯捄之方付之道臣而南北漢支用之資則庶可自此釐刷此豈予惠鮮之政槩所以仰體我　先大王軫隱恤瘼之　聖德也

嚴禁武臣與官寺相通之謬習敎

南衙北寺防分截嚴一或踰越國有常憲此非但
往牒可按亦我邦禁則然耳噫宦寺之禍人家國
亦云憯矣弘顯弄機而漢室不復輔國專權而唐
祚遂移亂階覆轍踵武相尋非誨之歎可勝道哉
猗歟 列朝痛抑此輩守門傳令之外不使之參
與朝政逮我 先朝尤嚴於宦寺此槩我朝家法
也予於即阼以後耿耿一念惟在仰述而特以處
在宮省昵陪左右彼一種羣不逞之徒百歧締結
欲窺覘大内則昏夜往来欲圖占清宦則貨賄公
行如鬼如蜮終成禍胎禧魯效忠輩之逆節即至

凶極慘不忍言不忍提之事也每一思惟自不覺
其髮竪而膽青直欲齏磔而不可得從茲以往一
番逆獄輒出一番官獄師申之於興祿範文之於
國来能澤之於秀采以至仁邦京来而豐燁又出
矣如景聃壽賢應澤德秀德泰景勛等諸官不必
枚舉指諭予於前後逆獄輒思從寬而事係闇竪
未嘗或貸此箇事理外廷尚或銘念而無犯矣況
若蘇韋之臣宜倍貂璫之戒如別軍職宣傳官出
入卧内尚矣不容喻外此武臣毋論内外職其任
非握兵即侍衛也防限之嚴視文臣尤宜迥別近

聞武臣間或有不識法意者雖以習射一事言之
中日之場舊宮之基紊亂莫甚雖未至於同伴作
隊而決拾之容笑語之聲幾乎相雜云闕內如此
南北射亭可以反隅驘豕之漸決不可任其滋長
然未捉十分真贓姑不強覓寘辟而俄因本兵長
登筵已令聚會各廳武士將此綸音詳細曉諭即
令書揭兵曹摠府五營門別軍職宣傳官武兼部
將守門將禁軍等廳仍以印本頒給時仕人等大
抵年前以交通官寺者論以逆律飭令不啻申嚴
而更從三令之意玆宣十行之教俾各知所警畏

期於不犯
珍藏閣所奉 列聖御製御筆移安 奉謨
堂教
令日因 先朝御製御筆碑本奉考事先詣珍藏
閣敬閱 列聖宸翰此閣在魚水堂後麓下年久
頹圮亦不遮風雨在予堂構之義殊甚悚歎閣中
有天翰閣銘揭板本藏置者攷其年條在 肅廟
朝甲戌是年建奎章閣於宗簿寺 御書扁額又
建天翰閣而今只有 御製板本矣板本施彩多
渝汙已付度支長使之修改待修改奉揭於 奉

謨堂因此得國初 御筆印本 列聖御筆五十
本 成廟御筆御押教旨一本 宣廟御筆六本
仁穆聖后御筆一本 肅廟御筆八本 列朝御
筆碑銘二十本石刻四十一本木刻二百十一本
木板九百二十五片 文廟 成廟 元廟 宣
廟御筆木板七百二十五片謹各彙次奉安于
奉謨堂而本堂狹窄改造欌架從便分安 仁廟
朝會盟玉軸一本 肅廟朝會盟玉軸一本 先
朝會盟玉軸一本亦為移奉於 奉謨堂 皇朝
太祖高皇帝皇筆大字一本裝䌙年久色渝 毅

宗皇帝皇筆四大字印本及木板各一本下旁亦
有 先朝御製御筆而木本字畫多刓缺姑為移
奉欽奉閣承文都提調與戶曹堂上進請修改
宣宗皇帝詩皇筆一本皇畫一本奉安于欽奉
閣 孝廟朝東宮冊封誥命一軸登極誥命一軸
惠陵誥命一軸移奉于奉安閣并令承文院詳載
掌攷年前奎章建閣也移奉 御製御筆而此閣
則御極以後今日始奉審考閱閣臣中曾經文衡
人記其實以揭之又得 列聖冊文自 四王位
至于 顯廟揔書一帙是書之成於 肅廟朝可

以知之况金楡綴裝尚今宛然繼此續錄在所當為續成之際不可無商量當詢問决定者宜使内閣遵行

慰諭失火江民教 丙午

昔河内失火燒千餘家漢武使汲黯持節往視之黯以便宜發倉振貸漢帝嘉之夫黯一使臣耳猶能不負其職矧予為人上者寧使一夫一婦失其所哉昨日毳幕村火延及數百戶自朝至夜烟焰亘空重以乍旱之餘驟風連吹欝攸所過蔀屋偏受詩所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者政謂此也所可

幸者火然於清晝不至傷人而要之蕩析厥居則
灼若觀火矣一夫失所尚有若已推之歎況數百
之家計其老壯弱丁又不啻數十百人者乎煨壁
焦土何以葺理弊褐糲飯何以經紀無衣無食又
無以入此室處如是而欲免顛連得乎且予念爾
等焦頭爛額啼號於江岸沙堤之上想像光景如
在目中又況被燒之家軍校居多云隨駕將士雖
令該營趂即解送恐無以及時措置慘憐之情有
倍他民嗚呼江民予所存恤者年前別遣衣繻之
臣詢問爾等疾苦而伊後無別般實惠之及爾等

者用玆憧憧未嘗少弛令爾等以不虞之災相率
而入焚蕩之中夫領火禁火卽王政之所先而使
爾等至此職由予一人有咎反躬慚恧無以爲諭
縱未能救之於未然之前亦豈仍恝而不之恤乎
且遇災恤民京外宜無間然而外邑則凡有水火
之災有恒定恤典焉有別給米包焉軍布則停免
里徭則蠲減而京而無是例此誠厚遠而薄邇以
予爲爾等之心有例無例何足較計召見大臣備
堂賑堂另詢賙給之策特倣外邑恤典之例使卽
倍數擧行坊役限三年除免軍校則自該營別施

恤典方以校理金啓洛為慰諭御史馳往慰問更以結構營產之方勅令悉心措處後復命從此至繡衣復命無非予宵旰耿耿之時爾等處在輦轂捨此焉往須各扶老携幼少須臾忍往各安厥居辦復舊業回蹕之路先遣宣傳官慰諭又使近臣銜綸往宣爾等明聽之如有所欲陳者無大無小其悉附奏庸體予念爾等至意事御史召集失火民人詳細曉諭轉往八江仍為詢瘼以来

重臣李命植飭令行公教

予之苦心悉諭於前後絲綸凡今在廷之臣分數

明者雖云絶罕尚庶幾既皆領會矣朝家於一重
臣既無私好又於一重臣寧有私惡然而迷闇不
識事者必以為是非無雙行忠逆無兩混兩重臣
若一是則當一非為逆與誣逆之間決無竝世共
做官之理此誠皮膜之論也大抵本事即朝廷之
一大滄桑若無前月十二日躬對諸臣質言肯綮
伊日以前剽聞傳說而遽見拜官無恠乎出言致
討雖使平帥易地而當之擧措宜如前兵判之為
矣且平帥所遭中一件三件事姑舍是第二件聲
罪最屬難明蓋其言出於乙未丙申間筵席而旋

即脫空伊時似以此事亦有酬酢於平帥者廷臣之只知筵話云然未聞脫空顛末者有聞輒討無人不言此予所以質言於筵臣不顧事面之僭越也今於平帥事妥帖之後又以前兵判事置諸出場未出場則是予活一重臣反使嫁禍廷臣予雖否德無能為不肯為此沒料量之舉日前金復仁之疏中一句語亦從上所謂迷闇中出來今予不言何以闡迷牖闇雖以此重臣一已處義言之聞今日之教更以區區去就逡巡於進身是不知有臣分刑曹判書李命植牌招入侍此舉非為重臣

地也則以自已之難進務咎於許多廷臣添一朝廷之風波决知非老成人所敢為并以此意知悉

金宇鎭削版敎

有罪者斥之無累者用之朝廷之擧措赫然一出於正無以貴近而假貸無以疎遠而誤罹則頹綱可振嚚俗可靖而六七年来不幸世故之多端一任羣下之紛競予亦豈無所以而然哉拯救方便之策無出休養生息四箇字含容之過而為姑息淟涊之過而為覊縻喣濡養禍黙昧難明期所救弊者反歸生弊前月賓筵予有質言之擧豈云得

已政欲使無累免黜昧自此爻象稍舒獨奈金宇
鎮之有罪喣濡而作一未了之案是豈保渠家全
世臣之本意也渠罪渠自知之不必多費辭令而
往在庚子春樂純之見黜也大臣與聞始末渠以
大臣之子在邇列矣伊時甄用故相諸人盖鎮敵
撼之黨議則渠果無荷袂之計乎擬師似出於市
恩覆逆不幾於偷鈴情態雖不堪正視此猶屬兒
少迷藏之習而噫丙申師翰之獄朝家恭嘿中臨
決是誠不忍言不敢道而渠忽以治此獄為頌功
德之資暗地發尊號之議欺君瞞父啓草已成渠

雖急於掩迹寧忍為此叵測之事甘自歸於得罪
君父乎予果招詰其故嚴加訶斥如有一分省覺
更安敢抗顔蓮席而事實謂人莫我知依舊翺翔
自同平人殆若無故見過為時所擯者固萬萬放
恣而況於宮筵說話曲費商量拔之塗泥置諸袵
席渠所圖報之者丕擬肝腦塗地而不惟反是妄
肆益甚甚至日前行政達宵困我而力抗之不已
無憚又極矣此無他朝廷不足畏也一世亦可欺
也往古來今呴濡如宇鎮養禍如宇鎮而任渠滋
長竟至莫可救藥則是因予少不忍貽渠家無限

狼狽殊非從前眷待領府之意一番勘過俾圖自新使有罪者曉然知無或假貸此不但刑政得免失平頽綱囂俗庶幾有一變之效守鎮一人之外豈更有連累之患以負予咸圖之苦心乎前參議金守鎮削版

歲首勸農教 丁未

豳風七月之詩即一勸農之書也自舉趾饁畝至納稼稱觥晝出田野間始終光景要之全篇立意無出備豫二字予於御極以後敬遵 列朝故事每當歲時輒降綸音今雖爲說無踰於前而常行

之舉不可以應文闕之更將備豫之意申諭之欽哉毋怠大抵豫則立有備無患豐歉豈但在歲在人服力之勤懶種之何以始播糧絕何以勤作農牛助不給田器補不足使耘耔灌漑毋失其時則天其不遺吾民貽我來牟降康之祥如執左契玆豈非修人事以作天休者哉然蚩蚩者氓不識不知不有董勸罔成厥功此又豈非長吏之責乎今以月正元日躬執圭幣將祈穀于　社壇玆舉也亦歲以為常將事之夕一心耿耿又此舉燭播告凡我方伯守令須各勉旃以體予為民重農之至

意

判府事趙璥隱卒教

忠於君孝於親立朝敢言處官潔已以至家室之間所守又確如豈易得之人也遽聞長逝之報痛惜曷言予則曰雖謂之死於王事非過語衰境執喪䟽食終三年榮衛已積瘁而去夏以後傷損尤無可言際因秉義棄官棲屑於荒郊深山備經人間不可堪之苦況醫藥不以時節攝失其方畢竟至於不起似此出處似此執守求之古人不惟不愧在予心益不覺私自激感而傷歎且聞添劇祟

於先忌夜登岡達朝孝哉孝哉旌謚之典無則固
已矣不施於此大臣將焉所施令該曹就卒判府
事趙璥第表以孝子之閭

祈穀祭陞列大祀當否詢問敎

祈穀祭不列於祀令非親行則單獻少牢無樂舞
我朝祈穀始自 肅廟朝而于 社不于郊攷倣
斟酌之 聖意可以仰認第於攝儀尚有缺典若
用春秋仲時享儀三獻大牢具樂舞陞列於大祀
允合禮宜令禮曹發遣郎官問議于大臣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一

正宗大王

文

歲首勸農教 戊申

農者民之所以資生唯其勤孜之方若無待乎勸焉而每歲元朝必下勸農之教誠以性有勤怠力有贍乏乏且怠者不有以勸之將何望有秋乎鳸鳴而耕龍見而穫樹藝耘耔不失尺寸順天時也相原隰治溝洫且燔且糞以疏以溉盡地利也犂種而借之錢鎛而助之通有無均事功用人力也

三者歡焉而不豐穰者未之聞也予居九重莫能躬審畎畝則田畯之責不在於旬宣之任字牧之官乎昨秋稍登幸賴眷顧而瘡痍甫起篝簍未盈上瑞之祝政在今年臘前三白天意可占歡而作之亶係乎人咨爾方伯居留守宰之臣體予至意須各勉勵

因右相蔡濟恭事洞諭教

右相事不有一番洞諭廷臣安得以知所去就乎前後昭晰固若無餘蘊以兩段事之上不忍剖示下不敢明說為一世難决之案予於丙午九月十

二曰賓筵始有洞諭之舉然筵教異於絲綸廷臣之未盡諦悉即勢也文字播告其又可已乎大抵言者之向右相斷斷者即三段事也一曰鞫招也二曰凶言也三曰家人之說也以言乎鞫招則壽賢萬軾之供皆以為渠輩自相唱和而已右相初不與聞云云盖萬軾則以聲息相近作藉賣之資壽賢則又以所聞於萬軾者譸張之此非白地被誣轉成黙昧者乎事實不過如斯且況右相外亦有若而人指擧而論其心跡無異同行異情故皆命勿録於鞫案則鞫招一款自歸落空也以言乎

凶言則乙未年間忽有無根之説傳自國榮之口疑之於素不相能之人而終不的告其孰閒而孰傳言根歸於鬼録畢竟姦狀莫逃予於是痛斥而深辨之又對右相以此事有酬酢苟使凶言為一分憑信之階則事似屬於予躬寧或為一右相曲護而私庇壞典章蔑倫綱乎然自厥後凶言二字流播一世以訛傳訛羣疑層激予若無言孰能以觧釋故於賓筵不得不質言作證謂王言不足信則已不然則此一款又歸落空也以言乎家人之説則最初聲討出於故相李判府而劄辭曰以塗

聽筵奏謂以虗影此不待多言而辨而又况樂彬時竄絶塞樂彬之家只有婦女奴僕所謂家人非婦女則奴僕此何等大事而謀及婦女奴僕乎此一款又歸落空也盖此三案中鞫招屬不忍言凶言屬不敢道羣下莫有以語到至庚子春國榮屛出而家人之說行于戚里搢紳之間右相事始登於公車文字因此藉口因此下手執虗為實認無為有舉朝波蕩人心滋惑置人於匪鬼匪人不生不滅之科此不但為右相一人難瞑之冤將啓後世無窮之弊攻之者不識真箇虛實受之者莫曉

本事有無古今天下寧有是也予雖否德斷斷一
心在於振勵陶鎔四字而自有右相事朝象之乖
捏年復年来日甚一日茍欲有為烏可不思一變
之方乎有今番非常之舉則洞諭顚末不容已也
如是而不曉惑更事惹鬧誣逆亦逆予言不再

宣顯忠紀忠二祠額旌忠烈雙成閭教

聞義州之地有金文正林忠愍遺祠是地是祠豈
獨鄉人士女之指點咨嗟朝家亦為之激感書院
賜額雖屬禁典想其奕奕英爽尚有睠顧夷猶者
似此妥侑之所合施另異之舉况同享者皆古之

名賢也兩祠分在州治與山城邑人呼以南北祠云特令攸司就南祠宣號曰顯忠北祠曰紀忠宣額日遣承旨致祭又閱忠愍手撰遺事日録其夫人之被執也對敵仰天呼曰吾家翁爲 大明之忠臣吾即忠臣之妻也當歸從良人於地下同爲大明之鬼遂自决若夫若婦可謂匹美竝休表閭之只及貞敬寔由未遑令地方官即其閭改旌之

曰 有明總兵朝鮮國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謚忠愍公林慶業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忠烈雙成之閭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一

忠壯公金德齡舊里竪碑教

昨撰李提督祠堂之記今下林忠愍扁祠表閭之綸音筵退未及歸院金忠壯宣謚賜祭官復命以家藏遺稿手蹟來呈事若湊會而有不偶然者予取而讀其文見其筆開卷便已颯颯有生意如見伊人一字一嗟不覺掩卷良久况在其後孫之心乎一方志士之感乎嘗聞我國介在鰈域風氣所局意象亦拙而重以黨私二字為戕賢害正之斧鋸物我先著淵膝迴殊予則曰以若風氣有若黨私雖使夔卨管葛之才復起難容於世云爾不惟

忠壯之被禍由於異臭之小人忠武忠愍皆莫不然以至學問以鳴世亦然文章以鳴世亦然經綸事業之鳴世亦然求其祟在小人之黨私寧不痛恨然不泯者公議不沫者英爽千世在前百世在後理有屈而必伸寃無往而不雪此或為忠臣志士慰寓之一助耶若令忠壯有知英雄之淚必不禁簌簌忠壯公金德齡遺稿手蹟令湖南伯摸刻須之道內板本藏之忠壯院守林忠愍夫婦之忠烈成雙而昨既表其閭況忠壯兄弟致孝為效忠之本而其夫人亦能匹義聯休若兄若弟若夫若

婦殺身殉國卓卓凜凜至于今塗人耳目而迄無旌異之典豈非欠事令地方官立石表其里曰贈兵曹判書忠壯公金德齡贈貞敬夫人興陽李氏忠孝之里仍以其兄忠臣贈持平金德弘同載碑記以示朝家曠感厚報之意

趙德隣罪名蕩滌後飭諭政院教

明天理正人心存天下之大防扶天下之大綱予亦略有所得於宋賢東儒之說者豈或歇後於此等處有昨日處分乎憧憧一念輒於義理邊著眼至於趙黃事有本來斟量黃固無論趙亦可恕

先朝下教若曰文字罪其人非王者義政登筵諸
臣亦莫不贊揚無一人立異者又若曰乙巳疏辭
中第九條引喻出於朱子甲寅封事第十條正名
實三字尤不可以此為罪大抵以是非分名實恊
贊諸臣之所不免也委官以下同然仰質白放之
請至發於按法之列逢今年述故事有何不可之
端乎觀此承宣疏語不識事實委折之如何直以
兩人名姓之罕見聞眼瞠口呿擾擾攘攘殆若生
出別般反案事端而曲加疏釋者然承宣事誠太
孤陋苟有關於辛壬大義則予之嚴防而嚴守其

可不若今日不解事之承宣輩乎今人昧於典故爲痼疾遇事輒如是顚倒似此等人難以常例過加飭責此上疏還給使諸承宣取考堂后所在乙巳丁未戊申丙辰戊午己巳丙午等年日記以解滋惑之心

文蔭武耆耉及淹滯人收用乙未十二月以前作散人別作一案甄叙教 己酉

朝廷之用捨人才之優劣豈係於年紀多少班資久近而耆耉也淹滯也振拔於常規之外未必不爲美事況王言不可不信纔命諸道各以道內文

蔭武年歲登科筮仕作散分四歧區別條列登聞若止一番看過而後已八方朝士之引領彈冠者其肯曰有實心乎有實政乎若文若武若蔭一斥不復棄之如遺君不識臣名臣不知君面者果凡幾十輩矣況彼名通臺籍者卽予法從之官而御極十餘年亦多有不識名面者每當臨政下點輒不免停筆不樂者久之予心如此羣情可忖朝官四品以上年八十陞資雖載法典而精力於人衰旺不齊萬一遲待八十之限而使在京者未及登筵在鄉者無以起身則將永阻一見如欲及今致

之朝廷宜自從班始而倫義至重彝性同得外此
文蔭武諸人聞此教豈獨無戀結落莫之心乎予
志先蔽僉議亦同到今豈或徒規規於格例乎曾
經臺侍年七十登科三十年以上人特加一資敦
都及分司閒司佐貳備擬武臣登科五十年以上
人蔭官年七十筮仕四十年以上人亦并加一資
相當職亦即調用爾命日當召見使之待春和起
送其上來及下去時沿路各邑給馬及粮資右所
謂陞資者多是不可以筋力責之者此舉雖不違
於優待耆耉烏在其振淹疏滯之本意乎文蔭武

作散人自乙未十二月以前抄出別作一案入啓
註錄年條每於甄復有窠須必間數窠收用望筒
亦令懸註且思之文臣則登科十年例有陞六之
規而蔭武則不然以是筮仕或落仕恰為三十年
內外者亦有之并令陞付司果先即調用惟茲之
舉莫曰違例亦莫曰濫觴出於信王言而推而行
真箇大恢蕩之政意豈徒然乎哉咨爾兩銓之臣
其各惕念俾有對揚之實效

士夫庶流通同排擬教

既經臺侍之人何官不做職名即朝廷之職名非

為士夫中庶階限而設者則向来臺望通擬也無論初通與屢擬首望副望末望皆同一地處而未嘗與常時所擬之人通融排擬此規一出有假掌令假持平之說伊時銓官之拘於蹤跡之嫌至有如許不誠之舉予則曰以類備擬反不如不為萬萬非仰體 先朝恢蕩之 聖意云耳昔姑無論近日亦然參下序陞窠以外東銓之復職與作窠西銓之內外叙用排比之規一如前以是見政眼者不問知為假銜窠渠輩之抑欝雖屬餘事之餘事朝廷用人之道決不當若是其苟且以地處之

不堪不合力請勿擬勿授猶之為可名以堂堂公
物而寧有擬而慳其通擬授而擇於混授之理乎
此習不革則日除十職百銜在渠輩假則一而已
嚴飭銓曹俾除謬習

關西淸南依淸北例咸鏡南關依北關例增

設別付料軍官敎

自昔西北武士別設付料之式蓋出於綏遠人奬
才藝之宏圖遠猷而限以江邊關北者以其地之
尤踔遠也然兩道俱以邊服隔絶京輦則懷綏奬
勸宜無道内南北之殊或限龍興或限中山者亦

可見南關清南之不可偏廢也間因北關人之紛
然雖罷南關之付料伊時　先朝處分深有眷眷
於南關武士者　辭教不啻諄懃在予繼述之方
寧忽仰體況聞南關之人自付料革罷之後拔身
無階蓄技無用甘自暴棄擧有虛老之嘆至於西
之清南素業弓馬而抱才莫售同歸枯黃北是興
王之地西乃尚武之方國家之視西北為何如而
平常既不能奬拔緩急顧何以得力清南南關一
依清北北關例別設付料窠豈非一視之道乎然
設置有先後邊遠有內外其抄上付料之數比原

付料各取其半合為一廳乗障之遷除通計久勤
令兵曹間一都政收用以為式於其抄上也或以
身手才諝或以膂力技藝守令選送于兵使兵使
試閱送于道臣道臣又試閱然後上送該曹自該
曹試才付料親臨試射時試記名下懸録薦主姓
名人材之多寡雖隨地之大小而若不逐邑定額
則僻邑小縣似不無獨漏之慮亦令兵判往復兩
道道帥臣以邑大小量定額數并載之節目

編　園幸定例教

新園距京恰近百里每歲展省也京外許多經費

之原式近規無非貽弊之端貽弊如此抑情至難須有別般講究援例刱定之舉然後情可伸而弊可祛為今日廟堂有司之臣者若知予心寧不另思對揚之策以求便好底道理乎今年則凡係出自經費與民邑者纔已別下傳教而自来春展省之行船楫取辦於京江橋梁勿用於惠廳以至器用芻豆并毋以儲置米會減陪扈百官軍兵各有定數官受盤纏各有定界軍得息肩排比磨琢十分稱好為京外按行之指南則自此情文無鈌軍民永賴予可以安意展省是豈尋常政令則宜示

重其事之意合行條件彙成一副典則名之曰
園幸定例大臣摠裁堂上以備堂中差定會于備
局編摩以進

諭水原新邑民敎 庚戌

今幸周覧本府新治官廨雖成規模民家未就頭
緒其中所謂若而造舍者非窨非卡則似蝸殼似
蟹匡以今所料度屋閭之櫛比街巷之繁庶儼然
爲畿輔大都會固難期以時月若不别講其興勸
萃集之方予豈可便心而弛思乎還駕之日駐轎
召問父老民之蚩蚩不知所對新治之勝於舊邑

惟在朝家措劃咨爾廟堂之臣十分商確賔對時
敷奏大抵欲募入則宜先制産欲制産則宜先悅
其心樂其生太上經界其次懋遷反覆思惟無出
於二者　園所局内外新屬土地地價過於撙節
民情不無抑欝云此則地方官別般查出優加拮
据而稍待完聚定居又使力作之外更售手販之
益則將有比屋改觀之效進駐宿次餘意憧憧玆
又呼燭申諭地方官聚會父老一一曉告小民易
為力如右則或可安頓大民受廛之願非可指的
而臼勒依筵教亦即傳知以副予為本府士民惓

惓惓懇懇之苦心至意

查正咸陽郡穀簿教

國非民何依民非國何恃一夫一婦之塡于溝壑為民父母尚不忍立視其匍匐就死況一邑五千戶之水火塗炭乎每說穀多病民之弊先擧嶺南而嶺南咸陽為最銳意查正必欲拯救邑倅則拔例差遣仍飭道伯摭實報聞者盖出大更張之微意而觀此狀辭一看瞠再看呿看之又看惻然恤然久而無語不覺坐夜之將曉毒急燃眉怨深入髓而咸民之不盡劉尚有孑遺誠屬理外豈或牽

於懷土之情切於徯我之顧而少須臾耐至於今耶予不能盡父母之責弊到極處始乃摸索傳聞仍得其詳與言及此惄焉如飢大抵十萬包民食包包塵土粒粒糠粃腐殼陳臭牛馬之所不食往古来今自有倉廩孰若是郡之穀者乎重之斂散百瘼蝟集薑射以益其墨倅猾胥吮啄之資何辜咸民胡寧忍斯邑牒道啓雖勒加區别強立留作條發賣條逋欠條等項名色又分之以優劣難易諸般層節結之曰恭俟處分問于廟堂廟堂之見亦無甚異同而萬有一派析排比之際致令愈困

而愈虐則是所謂徒有不忍之心不能行不忍之
政其尚曰迓續咸民之命乎如庫中塵土虛殼與
反逋鬼錄并付火狀請中留作條發賣條通融簸
揚減定三萬數量宜分留俟準狀請五萬數然後
始行半分之常式耗勿留錄弊源所自雖難的據
年條丙午以後之說既登於道啓朝家處分只及
守宰而在道伯則曲恕之可乎知而不發甚非仁
人之心丙午以後勘簿道伯道內大丘地亟施投
竄之典守宰亦令攸司照法勘斷此傳教繡衣賫
往曉告民庶與邑倅逐倉考視付火者付火簸分

者簸分後復命

勸飭西北武技罷關西有廳收布教

西北尚武之地朝家宜奬武技不宜勸文藝而日前應製諸作篇篇可意人人實才且以昨年告歉之餘能自力遠赴京試為西北人深喜纔有兩魁收用之命而若於武技不思所以别般興動之方是豈求馬於冀北貢竹於荆南之意哉大抵勁弩之遠射舠馬之善騎每稱西北而向以百五十步鐵箭求之關西無一人應赴即此可知武技之抛置西邑如許北路亦足反隅然今瘡痍未蘇肄課

難責關西則限以臘初鐵箭自二百步至一百五十步能射者北關則限以來春三月騎芻每次四五中者抄聞海西鐵箭抄聞亦依關西例因此又有釐正者西土武士出身子支之付忠順等衛原初創始雖出慰撫之美法到今流弊徒歸徵斂之痼瘼以今恥武趨儒之俗無收布之苦尚患赳赳之不如古況侵困之政自朝家先導之者乎自今關西武出身子支有廳收布依北關例并行革罷

疏通教

今年此政宜有慶賴之典大抵官人豈為徼福之

資而自有邦慶益念恢蕩之政者欲望朝著之間
混物我合跡容使出身通籍者流無不著帽之人
無不做官之族無不沾祿之家欣然同浴於春風
和氣之中則熙皥之俗不必專稱於上古豈不美
哉盛哉人和則天地之和應祈永之原亶在於是
咨爾銓官敢不勉旃近來恢蕩之舉多及於文與
武而蔭官則獨漏如忠賢之裔詩禮之門閭有枯
黃牖下之嘆既違收録之意亦非對揚之政外此
尋常注擬無論文蔭武各拘黨私許久坐停於照
擬者亦必有其人此等人須先疏揚令兩銓長悉

心承佐以副臨政申申之意

并復乙未榜十二人教

年前傳教已有概示以本事藉賫於他事固近於覬覦外此何拘何靳且今霈澤旁流物無不遂則常所如噎在喉之事始可以一諭矣乙未科榜事削科復榜之最初區別黜昧莫甚雖曰收議於大臣臺臣而大臣臺臣既非躬親預知於考劵之時則所謂區別卽一摸索已復科之八人帖息久矣未復科之十二人無論生者死者齎切骨之恨抱不瞑之寃此猶屬於渠輩私情觀於已稔閒之數

人足反三隅如洪時溥李心淵試作之考劵者無罪罪獨及於舉子餘安知無似此斑駁之事乎然則所謂區別反不如不區別復榜者有甚立跡而復榜削科者有甚執痕而削科未復榜十二人依八人例施行一以正事面一以正刑政大抵義理也者天下之公共物事今時之有口者後世之具眼者無一携貳之論參差之見然後方可謂公共此所以削科一款特命勿載於明義錄撰次時者未有舉措得宜而義理不伸今茲十二人之一體復榜意盖深長廷臣豈必有横議須知處分之本

意在於公共

徒流人家屬依　大明律許從敎

令日見雜科入格生徒考講大文至　大明律流

囚家屬條凡犯流者妻妾從之之文不覺傾聽仍

令律官取来原書果有之大抵　明律條例尚嚴

而嚴處濟寬有以仰制法之本旨况我朝制置之

仁厚即相傳之家法以予追述之心寧或不思所

以修潤之方乎近例徒流者妻妾無從往之事貧

無以自力攜往者不必勒令率去若勒令則是反

係全家之律非所可論而如情理切急力能辦往

者依律文許從未必不為欽恤之一政令法官知

悉京外何異外方發配準此

園幸時所御服色依温　幸時例陪從諸臣

服色可合省除者詢問教 附註丙辰訓將李柱國請禁將校軍

服用緞紗筵奏詢問批○辛亥

觀此禮曹節目出還宮自上所御服色皆以揷羽

磨鍊而多日往来甚非便温　幸時亦以多日之

故服色有從便之例用平戎服或軍服此後　園

幸服色依温　幸例為之事原節目添書懸註仍

為定式雖以隨駕諸臣言之頭揷虎鬚孔雀羽嶺

羽傍羽腰佩筒箇環刀百里驅馳少壯之人猶難况年老之人乎虎鬚之制其来未久温 幸時因麥事登場以識喜之意命侍臣各揷一穗其後以虎鬚代麥穗無關於戎備文宰之筒箇温 幸時到果川或因 特教有權除之例頭揷腰佩中可合省除者令廟堂商量指一草記以為 園幸時事事便好之地事傳于大臣大抵奢侈之弊莫甚於互相效嚬轉以為時體而打成一片也衣狐貉者非不侈矣間有敝縕袍之人則非奢也苧衣綿袴脗然一色人人解新則是謂侈也營校軍服既欲從儉則先從別軍職宣傳官等大緞甲紗單紗隨節改着之侈風而嚴禁為可別軍職則新除例有尚方賜給大緞軍服次以此一件通四時服著固無不可至於宣傳

官之倣效別軍職空然隨節改著之弊在所痛禁有緞件者雖夏著緞有紗件者雖冬著紗然後實爲端本之政爲先以此嚴飭期於一洗弊習之地

子規樓尋址重建後遣禮官告由　莊陵教

異哉異哉豈特以一樓之繕頹各有時存焉云爾乎哉尋基也火忽起燒拓五箇蝸廬風從以助勢掃揚灰沙舊礫現於土底紋礎露於基上甚至窮冬絕峽大注三日雨融盡層崖寒雪本於是所石於是斲輸致於至臘之間正月而開基二月而立柱其事功之速就可見神理之克叶人情朝家則全然未聞這般事實時適興想而起感於六臣忠

節專送史臣奉考金匱石室之藏史臣反面之日
即規樓立柱之吉辰此可謂偶然泛然之事乎侑
祀之典方欲別有批旨於館閣草記而旣聞之後
樓役改建豈宜令道伯捐廩經始并以公穀會減
𢹂文內閣原任提學左議政撰進記文原任提學
李判府事撰進扁額弘文提學書之𢹂文記文道
伯該倅分書奉審禮官之行趁寒食祭享進去建
樓與侑祀事由兼告

奴婢貢革弊詢問教

予於初元先將奴婢之弊罷刷官蠲雜費為仰承

先朝德意之萬一也卿於伊時在有司之任撰進節目其詳卿必不待申諭而想記有之矣天下之無告而切矜者莫過於我國所謂內寺奴婢以是自昔　聖祖軫其寃苦之情奴貢二匹而爲匹半婢貢匹半而爲一匹又於　先朝減良役之半又減奴婢貢之半匹至甲午除婢貢只存口錢於是乎奴貢與良役均而婢則無役矣其後豈更有他弊而刷官之弊甚於猛虎予又罷刷官付之列邑然而爲弊有甚而無歇其弊及於黃口又及於白骨其名則老味連伊其年則百歲二百歲徵於族

徵於隣徵於族隣之族隣又或所謂頭目輩傾破替當甚至指徵無處者自官定保備納否則捎廩防役百態千孔亂如蝟毛此盖奴婢二字有知覺蠢動者所死避也設有生產其勢自不得不隱漏若欲查櫛而搜括則害及雞犬村閭蕭然從而頭目受賄賂符同藏匿一年二年殆半是虛錄事之無謂孰甚於此西北則猶有給復之規如三南等諸道尤有積苦之端事屬民瘼百事千事皆有矯捄之一條路而奴婢疾苦官長視以不敢著手朝廷看作不宜提說世豈有如許事理乎苟究其原

由於惡其名人亦恥與比嫁娶不以時而人倫之
道阻矣快祛積欝之弊惟在於去其名然奴婢二
字即我箕聖以来千有百年流行之法而名分之
大界存焉若去其名則私賤舉將效而倣之畢竟
名分將掃地矣去名非可論此所以難之也若此
則貢奴之弊其可莫可議到耶良役之黃白猶可
責出於閒丁彼奴婢只有此數從而額案不相敵
付之不容議到而因而置之萬萬無是義抑有一
二事可合商量者或以為目下實摠即甲午所定
壬辰摠而數十年之間老故生産極其紊亂難以

為準自昔改摠其例不一而足辛亥而有辛亥改
摠後有乙亥減貢之實摠其間又有庚午摠名色
盖辛亥之於庚午厥摠屢改之故乙亥事目中請
準庚午摠者較各年高低之摠就中摠酌定也今
雖限以六十年只舉辛亥而言若溯而遍考則辛
亥以前之改摠不知為幾十百遭况刷官既罷則
查頉無路為今之計莫如令各道各邑無擾無迫
不疾不徐限歲前誠心搜訪無或固必於得失多
寡之間老故則皆令許頉生産則無致遺漏而邑
比摠難於回旋則使之道比摠若其舉行之善不

善分遣繡衣而考之更定為辛亥實摠則須有一分利益云云或以為民情之所以厭避者皆出於一冒此名甄拔不得者也今若令諸道之在奴案者如有業武之人依京內奴今之士族中人其先或在宣頭案者下此族類無不入於內奴案者許贖北關寺奴許通之規例許令赴武舉鄉將官首任外皆令勿拘雖非業武之人如有自願從良者使之準納年限之貢仍許限已身從良假令如年今三十一歲者都納三十四之類則可以開甄拔之路可以除厭避之患云云或以為奴貢木婢口錢之收捧上納為弊不些若依北關奴貢州倉入上例

皆令以穀稱量入上（依詳定則奴貢木一匹代米十斗婢口錢三錢代米一斗五升）而捧糴時一體出秩收捧穀物則付之均廳自均廳給代而仍自均廳稟議廟堂以各其道穀多邑穀物依詳定作錢取用則可無上納之弊亦無難辨之患云云或以為奴貢所納雖在綿豊之時木品退托所費不些況在綿歉乎此後毋論綿之豐歉一併以純錢酌定則可以紓力云云或以為奴貢一匹即良役一匹其在均視之道宜無加減之可論而既冒此名又納此布則老除年限宜減分數奴貢自十六歲至五十五歲以準四十匹之

數比良役減五年則亦足以解寃云云或以為設令渠輩免賤為良良役一匹勢不得免而避奴趨良者惡其名也今若改其奴名稱以補充隊自十六歲至六十歲作為別隊付於吏作隊之下奴作隊之上每年所納木一匹或錢二兩不曰身貢而曰以身布與良軍並齒則名之所在人不厭避云云或以為所謂頭目十名以上次知者二十年無弊搜訪無弊徵納者特為免貢如其符同隱匿憑藉作弊者摘發重繩亦可以勸懲云云今此云云各自成說雖不可比論於大加更張亦足謂之小

變則小益以予觀之則舉皆不免於牽補彌縫第一條改捴非不好矣或使搜括失宜則是又出一刷官其弊不問可知又或付之寧失之意而任渠所為則姦偽之滋甚恵不下究矣第二條甄拔一路雖似有據此亦富人之幸而在貧者似無關係矣第三條十斗米之辦納難於錢兩木疋則保米軍之科外加納猶未痛禁又豈可添一貢米奴之弊乎似不可遽議矣第四條以米為錢特不過小小節目間事矣第五條貢限之减五年亦或慰悅而其於厭其稱而避其役固自如矣第六條補充

隊即公私賤免賤後托屬之軍額也依倣足可有說而不得與良軍混同疤定而名之曰補充隊則以近日不守分之俗習其快樂而爭赴難可必矣以卿閱歷諳鍊必有別般意見之端合對揚者以諸條或說細加研究并須逐一指陳以副予繼述之苦心

廟社樂章校印分藏敎

凡事貿貿莫重工歌之用於　廟社大享樂章無活印之本以此謄紙用之謄置各處享所亦出於近例云傳謄之際豈無錯誤乎虓龍飛御天歌樂

學執範及　先朝編次印本樂章冊子分類校準
仍以活字印出藏于享所事分付樂院兩重臣既
聽筵教還宮後即為舉行
　虎符傳令牌造給教
壯勇營軍器與糧餉不煩經費既有措置則提調
雖主管其下當有出納典守之人而文郎多疎務
武郎多年淺依經理廳舊例作為蔭官窠以軍餉
色郎廳稱號雖以將官言之近俗未鮮軍制有營
門則必有千摠認為不易之典者誠固陋以把摠
直接營將軍書所謂五營五司之制是也不獨此

例為然觀於我國五衛之制旅帥隊正之上只有
部將衛將此又的信之左契朝家本意各營千摠
猶欲除之以去冗官况本營乎須有一番提敎可
以曉惑自今本營把摠自嘉善至防禦使履歷通
融差出而邊地履歷之有智略或有地望者特敎
除拜不拘此式仍用防禦使履歷直擬閫任至於
兵房差除則龍大將虎大將已例固無論雖以扈
衛大將言之自下不敢擬望亦倣此例有闕則將
官來告政院兵房承旨承批後頒傳令事言于廟
堂將臣之最初出者即龍將虎將捕將也古則軍

制皆有虎符將牌傳令牌惟捕將至今有之兵房
之職名雖有所待無佩標則甚不可至於命召之
制入夜三更以後召大臣之符契也將臣之佩命
召而無符信經綸之士已多起疑之論今宜有參
用斟定之規虎符一傳令牌一造給以為式

禁旅復舊制六番餘一番屬壯勇營教

凡發號施令先求矯弊不為弊之方次念師古勿
創新之義分明有效益者亟當斷而行之兵制有
國所重而比来各營無不有弊莫甚於龍虎營之
禁旅在初設時豈或如許挾當百之勇負兼人之

藝在家佩勿禁牌立番穿唐雲鞋秩視正職拜必
廳上雖漢之期門羽林其榮寵無過於此而去古
漸遠古規掃地衣裝之藍縷騎鬣之玄黃年復年
来日甚一日人之視渠渠亦自待安得不蔑如而
欲然乎大抵兵者尚氣激而勸之然後可責實用
古人以倡勇敢三字為謀國之良策旨哉豈欺我
哉朝家於禁旅之多少弊瘼憧憧不置或面飭別
將或召閱各番而徒言無益徒令不從面飭不如
不飭召閱不如不閱然於春初咸聚七百禁旅於
上林射而較馳而試未聞一巡五中徒見十步九

蹶在其時也非不欲大加釐正而事貫謀始不得不鄭重至今今旣謀之熟矣一曰無用爲有用作精兵也一曰七百改六百復舊制也壯營之設蓋有待於後日壁壘初開士馬團鍊移彼屬此爲益甚鉅而六百舊制於龍虎營亦未必無助少則專專則精自然有簡而易制之妙此所謂一舉兩得也闓於今日以祿射禁旅會於郊館宣示師古矯弊之本意此其時時不可越自今禁軍番數以內禁羽林兼司僕各二番復舊定制每三日五十人輪番餘一番屬之壯營

大司成久任教

文體之矯正在主司者陞黜而其專且要而久可責效者莫過於國子長文學政事固非一致則䓁於些少格式全忽器使之義是豈太學教胄之義意似此謬規在所釐正令筵詢問大臣及曾經銓堂者諸說別無異同大抵考試之藻鑑豈勝於古之名碩而試官令人諸生亦令人以令人考令文若得其人而久其任則必有培養成就之效自今大司成勿拘三銓階梯必取文學之士而久任之雖除遷仍帶依內閣之直閣講書院之諭善例此

例本由於祭酒今所倣用亦合時措之宜以此意

分付銓曹

湖西别薦宋煥德收用教

求千里良驥者死馬之骨猶不惜千金大抵豪傑

之士固不待文王而興中人以下無非勸以後起

奬以後聳士生斯世童習白紛者豈特志在温飽

而恥於自詁嬚其自媒韞經術文章做不得在山

裏咬菜根只恁麼空老底誠幾輩子則曰莫不在

於朝廷作成之誠與不誠今次諸道薦進之人未

必皆是大儒傑士而其所讀者經傳之文所知者

程朱之說其視膠汩於佔畢耽溺於功令者流不
但遠莫甚又况比之於邪遥雜學其爲陽之於陰
中原之於夷狄果如何哉然則朝廷之眷眷於收
用豈可曰迂也哉湖南别薦旣命當日收用况本
道是士夫之鄉也此薦又儒先之裔也參奉擬差
與湖南别薦人即令上来

歲首勸農教 壬子

月正元朝維日上辛祗諳 社壇行祈穀大享上
辛在元朝親將享禮即初行之舉也大有之祝屢
豐之願何歲不然而是歲是日是祝是願尤有倍

於常年大抵穡事之有秋專係農政之勸課咨爾
諸道方伯居留之臣若以元朝祈穀之予心爲心
則雖欲一毫泛忽得乎跬步念念於茲食息念念
於茲念茲在茲以副予申諭之至意

內閣官制通變敎

我國用人專取名官而名官之中亦有層級先占
第一層級者自餘當圈當通之職更無所事焉一
經守大提學則兩館在其中一經藝文應敎則副
學以下文職亦在其中下此之銓任旣通者經筵
長臺之望無不通融吏郞卽六品而例付舍人分

館前翰林參圈者書以西飛宮銜之參下說通若
出六順陞文學司書兩司之通勿論焉大抵内
閣制置之本意何如而節目之間尚多未遑待教
曾經者更圈於直閣已甚不可况於直閣待教之
圈以銓郎弘録說通翰注中人取捨之者尤有倒
錯之嫌自今已經待教者更勿圈點於直閣而參
下之弘文博士以下至宮銜槐館及參上諸窠當
隨窠直擬已經直閣者舍銓三司亦當隨窠直擬
以此定式施行故大提學梁誠之建白也本閣請
置大提學 光廟可之設閣以後至今㫖果者事

面極為苟且內閣大提學一窠亦遵故事設置而若遇差出之命則以曾經文衡及被圈人擬差而若自本閣提學大拜則自當陞付大提學矣寔時資政殿只有學士旋因學士之陞相職別設太學士窠此亦師古之一端令內閣知悉

文兼特除人奬拔教

文兼之職清要與瀛翰等焉在昔 成廟朝以受教揭于本廳若曰鵝黃竹葉龍頭鳳尾卽刻進呈又若曰弘文錄翰林薦者為文兼自是厥後如或乏之人則依吏曹假郎例寧以未通清文臣差擬無

或以兩司擬望大抵其選之不輕有如許年來或
因特教或因添書以兩司中差除者即視同瀛圈
將欲奬拔之意而及其圈點也或不擧論苟其人
地不可堪則公議不必勒屈而格外除拜之人無
非優可爲館臣者然則拔之之由未可知令弘文
館書之掌攷

大臣卿宰待命處口敎

頑不滅死忍過昨日則此時豈或開口容喙於生
世事而一日生在地上君臨卿等則其可忍爲無
倫忘彝之人哉其孝親尊先之心衆凡所同得則

萬古天下豈有一毫歇後於天常人紀所當然之
事而當為不為銜恤茹寃三十年如一日乎卿等
亦須思之予雖不肖無狀自夫御極以後於某年
義理不敢一番明言洞諭而其誅之也因他事其
討之也托他條敢怒而不敢言欲言而不敢詳者
予果真箇匿饑而忘怨義理之可明而不明懲討
之可施而不施乎為今日東土臣庶以鑰匙拘飯
者孰不知此箇事理之由於迫不得已隱忍之本
心而為之悲苦傷痛乎此無他　先大王許多丁
寧之諭嚴截之教并姑不敢提說最是甲申二月

二十日召大小諸臣於 真殿門外有 御筆手
書 口奏萬言文字頒示之擧而其槩略即某年
事之或有以某有何罪某犯何事提起於將来者
則無論其事之如此如彼此以予謂如此如此也
以不忍言不忍聞不忍提不忍見不忍道之句語
結之又教之若曰當以 聖躬當之諄諄申申至
以語到此事者斷以肴輝鏡夢之律其下又有不
忍承聞之教而又若曰如是然後可以明汝未暴
之先志而予之慟惜之心可以有辭世臣又可次
次知汝本心及先志又知予之此意而汝亦為孝

於祖之孫孝於父之子又召大臣以下於齋殿下
宗統綸音其時事實皆入於丙申年上疏後洗草
中惟綸音及 口奏 真殿之文字尚在史庫及
政院日記 口奏文字雖不敢奉出而見之至於
政院日記一按可知矣予於伊時因 下詢質言
於前席則若於 先朝賓天之後謂可以惟意所
欲為一反甲申之對則是豈事死如事生之意乎
且況 聖教中慟惜二字即追悔之 聖意予奉
而銘肺將為死且瞑目之端然不可抑者至慟也
不可遏者至情也大倫所在血讎在彼於是乎參

前倚衛求權於經千思萬量焦腸煎肝先之以乙
未誅討以身替當而必欲及於　先朝在宥之時
而次又翌春丙申以陳情之疏泣籲於代聽庶政
之後獲蒙天地罔極之恩特命以不忍見之文字
并付之洗草及其洗草之日　聖教若曰此舉勝
於思子之臺望子之宮予有歸見地下之顏仍命
行百官之賀而書下錫號之綸音及　御製諭書
御筆銀印而予初則抵死不敢承當尋有還收錫
號之命及諭書中嘉奬句語删去之教故予不得
已祗受又其後　御殿受宴命予往行展省之禮

今雖欲百番編書萬番洞諭豈有過於 先大王甲申追悔之敎及丙申洗草之命乎此其 先朝本意之大略也 先朝聖恩自 先朝聖恩予之至慟自予之至慟自丙申丁酉以後屢起之逆獄無不本之於某年義理雖知我者知之不知我者不知之予之所執政在於外而形跡之不露內而義理之自伸外而甘受忘讎之譏內而默運致討之方上而不負 聖恩下而不泚吾顙而要之歸趣不越乎次第酬雪而後已向莚嶺儒所奏中誅討之不以其罪取譬於里克里克之時獻公若有

遺戒里克之事孔子豈有貶議此則嶺儒跡諫初雖未悟聞此教不待多言必當立解矣但近日廷臣之北面於予而跡不諫外識其裏面者於此若有一毫謂予有未盡分處殆若乙亥以前之誅討者非亂賊乎逆臣乎乙亥以前則 先大王以事屬 聖躬過加斬持而在今時則予果忽於不反兵之義拋却不共戴之讎故致此近日文象乎此所以九日齋居如不欲生而不欲對卿等臣隣者也蓋以三十年銜茹之本心豈欲忍言於絲綸忍見於章奏而星霜寖遠事實漸晦以不忍提而後

生不知莫重之義以不敢道而世人不識莫嚴之事而左相以素所秉執之人抗陳一劄不得不措語賜答伊後卽欲禁其紛然只於諸臣章奏或不賜批或令還持去者此非前後之矛盾一則象魏懸法一則生道示人也其後嶺儒之來也召見賜批亦出於急於曉諭又以嶺儒入侍時筵話卽令頒示中外尤可見予意之所在則領會者見必痛泣遂昧者聞當戰慄而已凡今血氣之倫頂天立地者寧或有他意於其間哉此而或反於是萬一有見批旨與綵綸而不知究詰之意聞面諭與筵

本而未見痛泣之容敢於不忍言不敢道之撐天
蟠地罔極之事謂予忘先而背本則此果何許心
腸外此皆屬於不覩不聞姑不索言而前乎千古
後乎千古豈有若不忍言不敢道之某年大義理
則予之本來所執之上段縷縷云云者果若有未
盡分處則雖至尸諫無所不可又或所謂未及懲
討之類各自有委折而細細斟酌料定者予於此
其可無端恬然乎設有未知予意者但當紬繹本
意所在期於自歸無疑而已爲今日臣子忍於此
事爲因此逞私之端爲藉此挾雜之計以匿讎忘

怨隱然歸之於上而乃敢托以懲討不稱量無倫
脊不當入而入當入而不入之類茶飯說去於公
私話頭則惟今朝鮮世界所謂君長者果何如人
也俄筵先以二字下教於卿等非激也予雖不學
不為任情之說焉徹天窮地之至慟猶不敢任已
私而任予意況對臣隣豈為此蔑理悖常之言乎
人而無人倫不得為人國而無人倫不得為國況
君人而御國者若於孝親尊先之事有一毫未盡
分之歎而為廷紳之所抵掌容喙則國非其國卿
等豈待筵教而知之乎有人倫然後為人為國卿

等之半日免冠只曰俟命果何益於大義而何益
於予乎其所闡揮之方卿等思之
罷右議政朴宗岳職仍諭前右相金鍾秀教
惟今予一念夙夜所耿耿勉勉者即惟曰保世臣
靖世道重之以近日日聞不敢聞之說日見不敢
見之言不惟不敢無非不忍閱月酬應之餘九日
齋居病隨以侵尋氣不能枝梧然自再昨以後義
理大定愚夫皆知竊幸其朝象得以寧息心神庶
亦抖擻昨晩見右相䟽一見駭再見愕見之又見
且愕且駭之不足久而不覺無吪往古來今曷嘗

有以大臣論大臣如彼其危險者哉予之用前右相者豈私於前右相用此右相亦有深意存焉而右相此舉何爲而作也不可但以一時駁擊言集千古小人之目歷論其平生歸之於尹九宗輩之根柢甚至年前　宣禧宮改號時遠牌一事直接於不敢言之義理此何說也其時委折曾所稔悉故相李性源之筵斥論罷也亦有所多少下教義烈二字之改稱當否以前右相之自來言議寧有他說於其間則何異責僧啗肉不須爲之多辨至於星九事尤萬萬不近理假使前右相眞有親密

之跡則聞不下馬於　陵寢其可不以責以誨期
於不更犯乎前右相且甚慧於見事設欲成人之
名而助其臂力當以必可成名之事敎之豈可以
分明仰體而自家之曾所不敢道不忍提於一堂
密勿之際者其可勸令吽攘甘與之携持胥溺於
萬仞之坑乎外此諸條并置之奴顔婢膝於洪國
榮云者亦豈畏國榮而然兼私憤而討君讎挺身
當頭者滿朝簪紳只有其家則非畏國榮急於濟
事也乃兄山林之上章請留亦由於後犯之未彰
前右相即國邊人何可謂之逋逃藪前右相可以

爲鷹鸇也豈或擬於鳥雀叢乎言既無餘驅之罔測至擬以遠竄之律者前右相何負於右相而有此齷齪之舉乎大抵右相是誰之家是誰之姪而枚卜之日其所眷眷而申申策勵勉勸者果何如也則以右相有此舉右相負予乎予負右相乎言之者固無難聽之者其可堪乎然雖有十右相百右相何損於前右相乎予於前右相自胄筵遇眷至于位躋巖廊既拯之又拯之右相其於前右相何予於右相雖不索言憂慮則多端而乃今爲此此而其更顧藉乎莫曰彼亦大臣此亦大臣禮不

可偏施此則有大不然者此等處若不明賜處分
世臣可保世道可靖乎右議政朴宗岳為先施以
不叙之典予豈忘卿予豈捨卿市虎之至雖百人
咻之當一例無傾信之理况卿前此幾殊而蘇者
凡幾遭予既費盡心力於當日决不為僚相言所
輕重而一有偏倚卿須恃予如龍門之砥柱史官
以此傳諭前右相

領中樞府事李福源隱卒教

恬約如領府者豈易得哉與金文貞周旋爲席許
以坐鎭而今聞領府又逝尤用愴惜况已卯設院

也徐文清為師此大臣為翊善承命久任於勸講
之職丙申設閣也首除提學其資益潤色之力多
有藉焉十許載中書西樓已則精白人不雌黃階
庭又有乘軒衣緋者而每勗其不墜家聲令焉已
矣成服日遣承旨吊祭及遣閣官賻祭恤孤依例
舉行祿俸限制畢文衡之易名猶且即施況此大
臣乎賜諡之典以葬前為之事分付弘文館太常

大比科先呈時限議定教

大臣之盛陳諸條科弊固的確而早呈如自如則
諸弊皆屬附庸今欲禁其早呈先從速作之謬習

矯正為最似易行大抵文體關世道治音舒而緩
亂聲噍而殺近来功令之作舒乎否緩乎否噍乎
否殺乎否前之數炊頃先呈今為一吸之際何暇
致力於點洗潤色乎有國有紀綱寧或一委其放
倒莫可禁自今秋大比量定先呈之時限使多士
曉然知不易之制則所謂實才之易為用者亦可
若意占鮮視於不禁早呈以晩取為務自有得失
之著甚者如是也而士猶不信令挾券坌堵於題
底圍外以待時限之至則令之不行自多士犯之
豈無區別於陞黜之際監試初終場時限大臣文

任之臣議定畫一之式預先頒示俾知為世道矯
文體之本意

皇朝副摠兵鄧子龍追配康津誕報廟教

近閱李忠武遺事追想露梁之戰不覺拊髀長嘆
天朝副摠兵鄧公子龍以七十老將提二百勇士
縱恣於滄海上唾手而矢滅狡夷其氣豪膽麤可
謂大丈夫哉況欲居首功踴上忠武之舟直前奮
突所俘獲無計偶觸火器中流延爇賊乃傳之而
猶力戰忠武馳救之與之同死其詳在徐希震東
征記予嘗慼之取考明史本傳有廟食朝鮮之語

而未始有廟食焉康津之都督祠堂又未之配其為欠事闕文孰大於是平壤武烈祠以追配駱參将尚志事道伯建請朝廷既許之同時同事之人酬功報德之典豈或一為一否使天將之英爽無所寄泊乎哉　天朝副揔兵鄧公子龍陞配於陳都督祠而始聞祠在南海擬於箕城駱公追配時同擧矣更聞都督與忠武配食於康津誕報廟之傍然則鄧公別祀當於是祠陞配日遣官致祭忠武既同享一體致祭鄧揔兵與忠武公同時捐軀於露梁而忠武專享於南海忠烈祠云忠武遺事

近命內閣撰成印藏一本於本祠

太廟臘享值　温陵忌辰命攝教

臘日即　温陵忌辰也臘享異於時享日期不可進退　太廟第五室以上固有所重而竊伏恭惟永寧殿　仁宗室　明宗室於昭洋洋之靈得不怵惕於鐘鼓牲牢之享乎凡廟享春孟秋孟外禴烝暨臘惟於親享也并享于　永寧殿今臘之享若攝祀則自可仰體　兩室陟降在上之孝思且況　兩室之於　本陵至近而至切何如也以孝陵人倫之至其事　本陵誠慕之篤伏想無間

於　禧陵而亦必不忒於復位前後矣至若　太
廟第七室以下享事攷諸禮節明有可據況逮事
不逮事經訓昭揭神道所在即人情所存則行於
太室十分至當又若只行親享於　太廟有不敢
為者二端一曰既親享而獨闕幷享於　永寧殿
之不敢也二曰廚院封素膳而　廟中受胙之又
不敢然福酒脩牲皆受自　第一室樽俎則胙肉
亦不敢不受於是乎攝祀而情禮之缺然小　祖
宗之心為心大豈或以誓戒之既行有所趑趄乎
初七日　太廟臘享遣大臣攝祀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一